

不

尽

木

侯竹筠

韦庆缘

主编

缘

不盡盡

緣不盡

盡緣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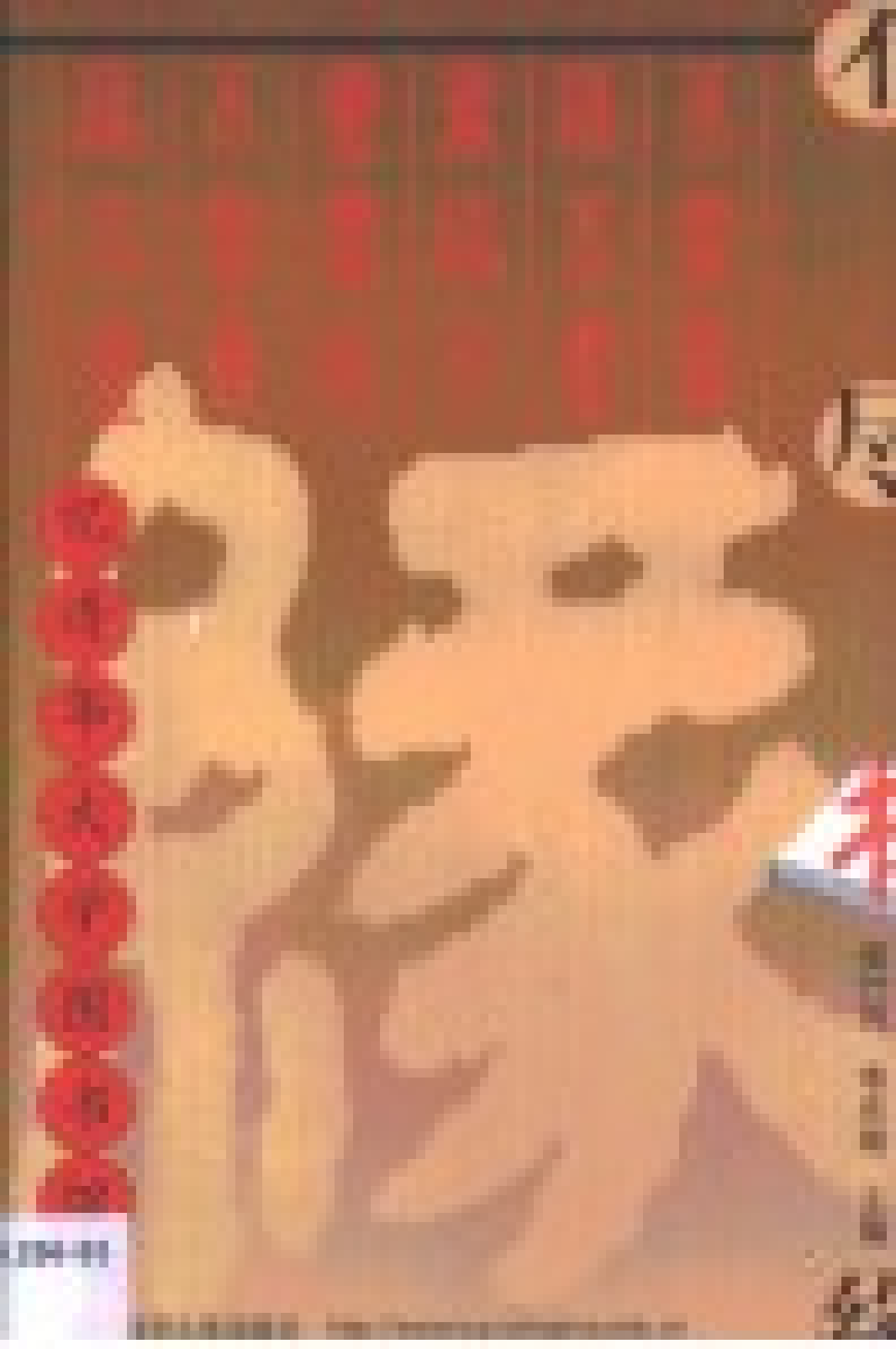
盡盡緣

不盡盡

緣不盡

忆
清
华
大
学
图
书
馆

0.256-53





忆清华大学图书馆

侯竹筠 韦庆缘 主编



(京)新登字 158 号

内 容 简 介

清华大学图书馆从 1912 年初建至今已有近 90 年的历史。从北京的清华园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她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本书汇集了杨绛、曹禺、季羨林、彭桓武、于光远、陈岱孙、文洁若、许渊冲、宗璞、资中筠、曾昭奋、徐葆耕等人的精彩文章,深情回忆他们与清华图书馆多年结下的不尽书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尽书缘:忆清华大学图书馆/侯竹筠,韦庆缘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4

ISBN 7-302-04321-3

I. 不… II. ① 侯… ② 韦… III. 清华大学图书馆-纪念文集

IV. G259.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5350 号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邮编 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印刷者:北京市丰华印刷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张:9.125 字数:227 千字

版 次: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302-04321-3/I·30

印 数:0001~5000

定 价:17.00 元

前言

图书馆是由环境、馆员、图书构成的一个特定的学习场所，这里有宁静的气氛，热情的服务，丰富的藏书。来到这里，仿佛置身于知识的海洋，忘掉尘世的烦恼，忘掉身心的疲倦，拉近时间和空间距离，尽情采撷人类最甜的花蜜。清华图书馆就是在这样一幅图画下，哺育了一代代英才。每到图书馆开门前，学生们都会在门前排起长长的队伍，等候开馆，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从无例外。长龙中的人们，或许都像翻译家、作家文洁若先生当年那样，平时没有时间聊天，只有在这一刻属于他们的自由时间里，或窃窃私语，或高谈阔论，当然也有仍然手不释卷的。图书馆门一开，他们则一反平时的斯文，放开双腿，奔向书桌或书库，落座在寂静的图书馆里，收起刚才的欢娱，个个都像学究一样捧书研读。即使在寒暑假，一些同学回家了，宿舍里安安静静，教室里空空荡荡，没有了抢座和喧闹，然而留校的学生们还是愿意到图书馆学习，只有在这里，他们才会更潜心攻读，吸收着人类知识的营养。

图书馆优雅的环境一直是校友们交口称赞的。曾经听到几个青年学生站在老图书馆前面指点着说，“看！这就是清华老图书馆”。引起学生注意的老图书馆馆舍，是1919年和1931年两次接建而成的。虽为两次建成，但在外形上一点也看不出接建的痕迹。1991年又进行了第三次扩建。这次扩建，虽在外形上与老馆有所差异，但风格与原馆保持一致，专家评价这

是建筑史上的又一大杰作。这里吸引人的,不光是她的外部环境,还有她的内部环境。玻璃书库、软木地板、圆形靠背椅,宽敞明亮的大阅览室,都令人难以忘怀。这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图书馆,始终显示着她充满魅力的建筑风采。

图书馆的工作是平凡的。图书馆员数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的工作,他们没有显赫的“业绩”,没有广泛的社会知名度。社会需要名人,但不能人人成为名人,名人需要人梯。图书馆平凡的工作人员,就是这样的人梯。毕树棠、金大本、唐贯方诸位先生,都曾清华图书馆中的普通工作人员。毕树棠、唐贯方后来都一直服务于清华,直至终老。这些普通的名字,并不为社会广泛熟知,但对于曾经在这里读书、而今已名满学界的季羨林先生、曹禺先生来说,却一直都没有抹去这难忘的记忆,在文章中深情地回忆了曾经给予他们无私帮助的平凡的馆员。前辈馆员的敬业精神,给我们树立了永远的馆员风范。

清华图书馆(图书室)1912年初建立时,只有2千册图书,经过80多年的发展,图书资料总量已经增加到近300万册(件)。当年那座并不算大的图书馆,如今已经真正成了大图书馆,其中经历了无数曲折和艰辛。抗战期间,这里成了日本的伤兵医院,昔日排满书架和书桌的地方,摆满了伤兵的病床。十年动乱期间,书架、书桌虽在,但无人读书,图书馆书籍增加缓慢,各项工作停滞不前。然而,不管多么艰难,除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园内的图书馆被日军无情蹂躏外,包括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图书馆,书架上总是尽量摆满了各种书籍,图书馆仍是学习知识的世外桃源。如今,这座大图书

馆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形势，校友们仍将在这里续写难忘的不尽书缘。

正是这样的环境、馆员、图书，给学生们创造了极好的学习条件，使这里成为学无止境的大课堂。老校友的回忆将我们带到遥远的过去。回想那时，虽没有“素质教育”一词，但清华培养的学生，无论是专业素质，还是非专业素质，亦或是人格素质，都是值得称道的。那时，这座大图书馆虽不算大，但很辉煌，教师研究、学生学习都离不开图书馆。教师讲课没有统一的教科书，讲的全是先生自己的研究所长、研究心得。教师备课需要上图书馆；学生在课后找教学参考书，整理学习笔记，更是离不开图书馆。这里为学生提供了独立思考的广阔天地。北大教授张注洪先生当年在历史课上听老师讲“历史学不管未来”，他则认为历史学应预告未来。于是，他遍查诸阅览室所保存的文献，还请馆内博学的毕树棠、唐贯方先生帮助查找资料，写出文章，虽与老师观点相左，但仍得到老师的赞赏。长期的独立思考，使学生养成了良好的专业素质。

除专业知识外，在图书馆里各方面知识都能学到，有些知识使人受益终生。以文科优异成绩考进清华的钱伟长先生最终成为物理学家，被评为物理学部委员；而物理系毕业生于光远先生由于在清华图书馆中受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论》的影响，最终成为经济学家，被评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汪达尊校友写到：很多不了解我的人奇怪，“你作为一个建筑结构工程师，怎么会写这些古典诗词呢？”我答：“除了小时受家庭父兄的影响外，清华图书馆实在其功不可没，因为它帮助我打下深厚的知识基



础。”清华有很多老学长，学的是理工科专业，但在人文知识方面同样渊博，能诗能文者大有人在。图书馆在培养学生非专业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书馆对学生人格素质的形成同样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清华校友、著名物理学家、我国“两弹一星”功臣彭桓武院士，是“第一个在英国获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的回答是：“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在他看来，“我是中国人”，就是最大的理由。他在清华图书馆中那种“海阔凭鱼跃”的感受，先秦诸子著作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深厚底蕴，对他的人生之路起了怎样深刻的作用啊！图书馆中浩如烟海的书籍，让学生学到了知识，学到了能力，也学到了做人的道理。这正表明了图书馆在承担培养人的过程中肩负了重要使命。

清华图书馆已经走过了89个年头。为了纪念建校90周年及清华图书馆建立89周年，我们向校友们征集纪念文章，结成这本文集。征稿启事发出后不久，就得到了校友们的响应。每次收到文章，我都会很感动，不光是每一篇文章都增加了一份厚重，更因为老校友们对图书馆那一份深厚的感情。这里的一切都永远留在记忆中，那是岁月无法割断的爱馆情结，萦绕心头的难忘一页。他们之中，有社会知名人士，也有普通一员；每篇稿件都经过仔细斟酌而成。捧读校友们的文章，能够使后辈馆员了解过去，感受不同时期的图书馆为学校发展作出的贡献，以及前辈馆员的服务态度、工作精神和工作热情，激励自己努力工作。校友们的文章，更能让今日清华师生了解图书馆变迁，通过今昔对比，使师生更加爱校爱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一切，这

是我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

校友们认真、谦虚的美德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翻译家、文学家杨绛先生专门告知,不要把她的文章放在显眼的位置。但是,按照栏目要求,依年级顺序,她的文章还是排在了前面。中国工程院院士韩德馨先生来信热情赞扬这个有意义的举措,并告知由于工作繁忙,稍后再将稿件寄来;稿件寄来后,又多次来信来电话校订文章,并寄来了珍藏半个世纪的珍贵照片。中国科学院院士冯新德先生及校友李萍荪先生,希望把稿件打印出来后,寄交本人亲自校对,以保证稿件表述准确。此外,著名学者许渊冲先生等也多次来信,校对稿件。这种严谨认真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图书馆以其博大的胸怀,惠及每一位与清华有关的人士,他们在不同时期都曾留下过一些纪念清华图书馆的文章。我们翻阅相关资料,寻找各种线索,收集到这些已经发表的纪念文章,并设法找到文章的作者。作者们无私地支持这项工作,并热情提供帮助,使文集更加完善。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赐教。此外,最大的遗憾是由于工作条件所限,近年毕业校友联系不够广泛,这一空白只有等到将来有机会出版续集时,再做弥补吧!

编者谨识

2000年10月

建筑风采





关于图书馆扩建问题

杨廷宝(1921)

【编者注】这是旧图书馆扩建设计者杨廷宝先生给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的一封信，在征得黄先生同意后，现将信中有关图书馆的部分，在这里转录照登。

黄延复同志：

年来经常出差，行止无定，致使接奉本年三月大札，迟迟未复，歉甚。

欣闻母校将举行七十周年大庆，谨再次随函寄上几句贺词，可能水平太差，如不合用，弃之可也。

下面答复几个问题：

1. 1919 年左右周贻春担任清华校长时期兴建了四大建筑，即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和体育馆，均系美国建筑师事务所(Murphy and Denna Architect)设计，但当时的图书馆只是现在图书馆之西向的一翼。1930 年扩建时要求把新建部分作为主体，并要求新建阅览大厅南北向，因此，我就把正门放在东北角直上二层，使之壮观，而建筑细部及各种用料尽量和原有细部协调，以使全部建筑表现出一种完整统一的章法。

(以下略)

以上一点情况供您参考。此复顺致
敬礼！

杨廷宝

1980.7.17

杨廷宝

1901—1982，河南南阳人，建筑学家。1921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1925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1955年选聘为中科院院士。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江苏省副省长，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完成100多项各种类型的建筑工程设计。他主持设计的清华老图书馆扩建工程，被称为“扩建设计中一个罕见的范例”。



我爱清华图书馆

杨季康(杨绛 1933 研)

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但最爱的是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

1932 年春季,我借读清华大学。我的中学旧友蒋恩钿不无卖弄地对我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书库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她带我出了古月堂,曲曲弯弯走到图书馆。她说:“看见吗?这是意大利的大理石。”我点头赞赏。她拉开沉重的铜门,我跟她走入图书馆。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直想摸摸软木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捺下心伺得机会,乘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指甲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瓶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她上楼,楼梯是什么样儿,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后来一想,一排排的书架子该多沉呀,我蹑着脚走也无妨。我放心跟她转了几个来回。下楼临走,她说,“还带你去看个厕所。”厕所是不登大雅的,可是清华图书馆的女厕所却不同一般。我们走进一间屋子,四壁是大理石,隔出两个小间的矮墙是整块的大理石,洗手池前壁上,横悬一面椭圆形的大镜子,镶着一圈精致而简单的边,忘了什么颜色,什么质料,镜子里可照见全身。室内洁净明亮,无垢无尘无臭,高贵朴质,不显豪华,称得上一个雅字。不过那是将近 70 年前的事了。

一年以后,1933年秋季,我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清华图书馆扩大了。一年前,我只是个借读生,也能自由出入书库。我做研究生时,规矩不同了,一般学生不入书库,教师和研究生可以进书库,不过得经过一间有人看守的屋子,我们只许空手进,空手出。

解放后,我们夫妇(钱锺书和我)重返清华园,图书馆大大改样了。图书馆不易记忆,因为图书馆不是人,不是事,只是书库和阅览室;到阅览室阅读,只是找个空座,坐下悄悄阅读,只留心别惊动人;即使有伴,也是各自读书。我做研究生时,一人住一间房,读书何必到阅览室去呢?想一想,记起来了。清华的阅览室四壁都是工具书;各国的大字典、辞典、人物志、地方志等等,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自由翻阅;如要解决什么问题,查看什么典故,非常方便。这也可见当时的学风好,很名贵的工具书任人翻看,并没人私下带走。

有人问我钱锺书在清华图书馆读书学习的情况,我却是不知道。因为我做借读生时,从未在图书馆看见他。我做研究生时,他不在清华。我们同返清华,他就借调到城里去工作,每周末回清华,我经常为他借书还书——大叠的书。说不定偶尔也曾同到图书馆。“三校合并”后(指清华大学工学院、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学院合并为后来的清华大学——编者注),我们曾一同出入新北大(即旧燕京)图书馆。那个图书馆的编目特好,有双套编目:一套作品编目,一套作者编目。查编目往往会有意外收获。可是不准我们入书库。我曾把读书比作“串门儿”,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儿”,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惟有身经者才知道的乐趣。我敢肯定,钱锺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

杨季康

笔名杨绛，1911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翻译家、作家。1933年考取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研究所研究生。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后一同留学英、法国。1938年回国后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1949年7月任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授“英国小说选”等课。1952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清华大学图书馆

——自强不息的大熔炉

冯新德(1937)

我在苏州东吴大学念一年级时想转学到有如诗如画未名湖的燕京大学，但结果是考上了清华插班生。一进清华大学发现有两个“清华园”：一是门口有一对石狮子，里面尽是硃红漆走廊的工字厅，古色古香，皇家气派；另一个“清华园”叫做二校门，向里一望，一片大草坪，后面坐落一个西洋大建筑是大礼堂，走近一望，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它的大铜门，仿佛置身天国。随后又发现体育馆的大铜门和大图书馆的大铜门，我从小在教会学校长大，体育馆、健身房以及洋式大礼堂都见过，惟独没有注意过图书馆，因此清华大学图书馆成了我的新鲜事物，它的大铜门更是令我特别关注。

清华大图书馆的大阅览室在二层，要先上大台阶走进大铜门，里面出现一个幽雅的世界。左手边便是大阅览室，又高又大，似乎望不到底，真有点像大礼拜堂，两边排着八人使用的大书桌，看来可容二百人，最引人瞩目的乃是桌上的四个绿灯罩和一片棕黄色的软木地板。这是全校同学都能进去的阅览室，既可以看自己的笔记和课本，也可以借阅教授指定的参考书，所以一到华灯初上，总是座无虚席。然而，即便是挤满了人，还总是鸦雀无声，除了一些翻书声和新皮鞋走在软木地板上的吱吱声，不时有人出室来，在